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敬齋古今註卷七

元 李冶 撰

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  
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  
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  
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於對屬之間至於散語  
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

為之而寒於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  
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  
入涇渭鄴鎬潦滴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  
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灑漑潢漾安翔徐回蒿乎瀉瀉

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

案原本脫在  
字今據文選

李善注  
增入

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

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為辨云此自賦  
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  
其諷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  
其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  
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  
為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  
以悖理賦雖主於華拔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數千  
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

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二京賦天命不諂疇敢以渝

恭不諂今文選刊本作不惱二字通

杜預注

左傳以諂為疑今劉良以諂為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啟其心人恭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櫛飛鼉薛綜曰櫛捎取之也李善

曰帶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帶竹或是此字賦  
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綜曰  
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  
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  
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  
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案李治謂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據今本文選皆作

守惟仁字薛綜作  
人謂擇任賢臣也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

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為後宮或行於茵或載於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於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輜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為文章之美

案此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說

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

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為美之之辭則固之於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為而有小之之言乎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既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真為蛇畫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七哀主哀丘墓呂向為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疎矣大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哀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為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為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

楚遊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內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為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為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為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為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疎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

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鶩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蓋三川者謂伊水洛水竝河為三耳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銷靈根酖毒不可恪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慎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慎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  
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曰  
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  
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所聞乃  
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聞不知中  
區之大故家自以為土樂人自以為民良此甚易曉也  
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註往往反累本文  
李善指明出處中間雖有牴牾亦足以發而銑輩諸人

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可厭也

左思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  
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  
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又云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  
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為所著其山川城  
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  
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於蜀都則云試水客漾輕舟

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謳感鱣魚動陽侯此  
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於談吳都之  
賦則云巨鼇鬣負首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垂天雖詞  
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  
偶忘已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  
矣乎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  
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治曰山海經

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嘯者板本錯

左思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



傅咸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  
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既以離為靈鳥而又以  
為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為得

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駢驪當作犁然莊子有  
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尋  
韻內尋字當作循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中車呂延濟云中飾也周禮註云  
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

為小車非也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真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為章句細碎耳何勞絃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為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於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槩可見矣答龐參軍云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  
是幽居歸去來辭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  
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  
食使果不求深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為載彈載詠以  
自娛耶何為樂以消其憂耶何為自少學之以至於欣  
然而忘食耶癡人前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  
之所自得者哉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閑情賦以為小兒強解事閑

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  
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為強解事予以東坡為強生  
事

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蹙  
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即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為物  
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  
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跡獨駕不

由逕路至於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樹乎

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末云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探已謝丹腹感事懷長林

崇丹腹文選刊本作丹蔽

又顏延年和謝

監詩云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呂延濟呂向皆以丹腹為榮祿而李善又以為君恩皆非也丹腹所以為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已空

疎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為慙亦未至始素終玄如絲之改色也

徐悝敬業酬到漑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嘆

案寄言原

本訛作何言今據文選改正

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書李

廣傳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為匈奴所敗故不令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為去聲

則是運數不耦耳豈有天子於將帥以命運敕之耶當從如說音為所角反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為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為兩說則益踈矣

開元間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於

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  
向李周翰再為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今  
而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  
者辭割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攬心予竊  
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攬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攬也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  
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者  
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寧



時學唱此曲於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

和刺里  
離賴 泥

輕塵客舍青青

和刺里  
離賴

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

和不西

出陽關

和刺里  
來離來

無故人當時予以為樂天詩有聽唱陽

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

刺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後

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第四聲

謂勸君更盡一盃酒又東坡志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

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為審然則勸君更盡一盃酒前兩

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邨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為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麤鄙重複既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遠於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為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

和第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  
云勸君更盡一盃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  
盃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第  
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為七句  
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

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犁眉騮舉鞭力不堪犁牛駁  
也騮黃馬黑喙也然則犁眉騮者黃馬黑喙而眉斑駁  
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歸廬山詩云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  
鞭謂其地形疊疊然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字  
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闌暑理  
棹變金素翰曰闌暑夏末暑闌也闌風當用此語謂薰  
風闌盡將變而為涼風也一本闌作蘭古字通用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即逃楊逃墨  
之逃逃畔也杜詩此言謂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是

逃固畔也而謂此詩為畔禪而醉則誤矣逃禪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尋常齋於繡佛之前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後事耳若謂畔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云逃禪者逃於禪謂竄投於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陶淵明夏日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上人謂宓義以上人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

詩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蓋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黃謂伏羲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疎矣編纂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詞人多用劃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荆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易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

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  
動劃之一字蓋出於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砉  
呼然嚮許丈然奏刀騞呼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  
賜然嚮許丈然奏刀騞呼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

近者皆通用

顏真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  
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  
孔氏按魯頌閟宮云松栢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  
得以與皋陶為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  
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  
常晞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  
甫永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  
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  
那為首吉甫固作誦者若正考父但為得頌之人奚斯



則但為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晞者為晞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為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為作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

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逖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  
蹭蹬風波中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卽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為學故著原道等文觝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斤幾萬里而不悔斯亦足以為大醇矣奈何惡其為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為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已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旣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送靈師云

飲酒盡百醜嘲諧思逾鮮送文暢云已窮佛根源麤識  
事輒輒送無本云老懶無鬪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

酬舉室常顛

苦感反

頷聽穎師彈琴云嗟予有兩耳未省

聽絲簧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送澄觀云皆言澄觀  
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別盈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  
期俗士牽俗來何時廣宣上人頻見過云久為朝士無  
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  
三書皆情分綢繆丁寧反覆密於弟第又其與孟簡書

則若與人訟於有司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閔宮者謂嚴邃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為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為壽宮崔融啓母廟碑云壽宮澹兮不擾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壽宮則死而不亡之義也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惜非吾鄉土得以陰菁茅又禪室  
云法地結菁苑團團抱虛白構屋用苑自是常事必言  
菁茅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為菁苑者也按尚書禹  
貢荊州云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  
縮酒疏云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藿故知菁以為菹鄭云  
菁莫菁也莫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末善  
也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禮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

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蒿讀  
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  
之縮杜預解縮酒全用鄭興之說而安國言菁菹亦本

周禮也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知其不可窮以辭

原禁

本知訛卻今據史記封禪書改正

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

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  
玄又以菁茅為一物匪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

案原本脫一茅字今據尚書疏增入

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

說孔安國以菁茅為二物鄭康成以為一物然鄭說菁為莫菁則不說茅說茅菁為一物則不說莫其意亦以菁與菁茅為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

羞

樂原本羞批著今據孟郊詩改正

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又失意

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躓踣便爾

忿懟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綴  
緝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為丈夫也何其淺也人言郊  
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  
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  
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時無功而  
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麤  
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關徵兵忠臣即日赴難



攷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董秦則初不論功但論其德之  
何如耳東坡乃謂秦驍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  
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  
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  
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都虞候  
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衆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  
忠臣忠臣之所為如此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王

川子所以涕泗而訟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為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為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為大歷中君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為可尚也此為可尚獨不念建中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缺望望風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

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議功功則叛人矣兩無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堞而不見空者也莫細於堞莫大於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歲星主福德舊作坐福德今改作主

牛僧孺守在四裔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誦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和貌又韻書愔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嵇康琴

賦其辭曰惛惛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李  
周翰注云惛惛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予  
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惛惛然則惛惛者所以形容德  
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  
惛惛而亡則是以惛惛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  
紅杜旣言紅又以此美女則當指芙蓉也杜誤以芰為

蓮

張祜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穎夜雨催成蜀錦機  
當晝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薔薇花正黃而此  
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為薔薇  
紅紫者為玫瑰云



敬齋古今薔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敬齋古今註卷八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錄監生臣周以燾

欽定四庫全書

敬齋古今艷卷八

元 李冶 撰

司空表聖詩喜用韻字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  
已漫題云幸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以韻與酒前人不  
道也又光啓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遊  
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  
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

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伋猶人之有道也伋不安也舟之行匪伋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伋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伋於項項氏伋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伋五勃反舟動貌按韻及尚書注釋皆云伋伋為壯勇貌伋許乞魚乙二切音訓俱與皮說不同又徧尋字書並無音五勃反而解為舟動貌者此必扞



字之誤詩云天之扨我如不我克傳曰扨動也五忽反

恭扨字原本俱作扨毛詩本作扨從手不從木今改正

按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置鷓尾陳後主以蕭  
摩訶為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置鷓尾然考黃  
閣鷓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  
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閣閣自館閣之閣徧攷書傳宰  
相無有黃閣故事皮日休七愛詩房杜相國云翫麟無  
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

年清風一萬古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  
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作穠  
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韻穠  
穠同音醲又而容切穠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既言棠  
棣杖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穠者蓋古字通用

韓偓詩安貧云牕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  
劉師道詩嘆世云野馬飛牕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

字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  
馬為遊塵誤矣

詩史云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  
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治又以為  
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  
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

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羅隱說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執詣節度使悉以聞天子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伺吏隙舉杻尾拉

一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因召見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愬之功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

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  
刑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  
撰准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敘李愬入  
蔡事韓止三十餘字而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  
旨摠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為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  
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畧亦不異但文昌所  
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  
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膾炙

祇今誰數段文昌

崇此二句乃蘇軾所記臨江驛詩朱子韓文攷異引之作不知世有段文昌

昌與此稍異

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為以

卒隸之一言遽命剗磨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  
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  
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  
以為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  
咎退之所為每為世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  
頌洋洋將貽千萬世而無斁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

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囂隊譟踵之以孝忠之舌衆煦所漂太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為憲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為何如耳如其言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劃然而改章也如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以殺人蔑王法以暴狼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為人下者是為兄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盍磔之獨柳之下與



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為烈士又用其騰口之說以輕易星斗之文為憲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書齊豹為盜說者曰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今羅隱次孝忠事惟恐不傳於後則於春秋之義乖矣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閒牕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者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多為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獻可作詞有曰芳心事事

可可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深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懽緒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烟柳渾青寂寞文園掩臥久推

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幌駸駸月到  
萱庭長記合懽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  
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聞  
之其後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真為漁家傲破  
陣子而但為改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予以為但  
改其名耳不然何為舉世無人歌之而又徧攷諸樂府  
中無有詞語類此而名之為定風波者也

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鞞鞞兒末厥兵歐公云末

厥亦當時語予景祐間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治曰木厥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為當時語亦自不知為何義大抵木厥者猶今俚語俗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刁厥之謂

王德用神道碑歐公所撰康邦煩人衛議皆同押又晏元獻碑氏裔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

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譏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於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謂印利則可謂印窠則不可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  
閉字不若作開予以為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之  
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有蛛  
網而閉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閒之趣

蘇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按莊子  
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前人詩句  
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  
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東坡詩妻孥真敝屣脫去何足惜注云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按廣韻屣躡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躡跟也躡乃步也二字皆無敝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說者曰蹠草履也草履而可蹠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蹠而云躡者古人用字不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為相通無疑也

東坡雪詩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風驚落屑或以為  
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木屑  
事耳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  
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  
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中言  
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按古今詩



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詩  
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藝成  
賓主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應聲隨  
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  
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  
也東坡此詩誤以韋為殷耳不然二事所載果有一誤  
也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

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餮說者皆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  
老饕不當云老饕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為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色  
竭食籍白為協若作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盞更  
酌為協不特文勢萎繭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筆必不  
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

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間至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為樂哉？素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啓玄子為之說曰：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少火啓玄子為之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

同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

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

恭蘇軾詩注今所傳惟永嘉王十朋吳興施宿二本

此所云四注者未知何本檢王施二注內亦無此條所引之文疑元時有其書而後已佚之 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

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紛乃疑於神此

與易陰疑於陽必戰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

皆作凝 案宋張湜雲谷雜記載東坡說自孔子曰以下至此其文並同 又濁醪有妙理

賦云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

斷以為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

開則注家無所說冶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

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  
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凝神以為疑神則吾不  
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正如繫辭所謂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為與陰疑於陽使人疑  
汝於夫子同殆非也

案張湜雲谷雜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語出於列子改作凝者

誤與此所論有異

何者陰疑於陽乃見疑於陽使人疑汝於夫

子乃見疑於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於神乎凡人之心  
以先入者為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

義皦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如覩怪物予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為善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為善本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說亦未盡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不知齒自屬腎茶入齒罅氣味之所蒸全歸腎經脾胃雖不

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啜無異或謂啜之與漱啜之為力甚多而漱之為力甚少漱滌之損終輕於啜此亦不然飲啜則氣先歸於脾胃而後始傳於餘臟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於腎是其力多少適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於啜也

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語強為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

目者燒烙滌浸鉤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  
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礪青礪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  
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  
為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  
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  
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為不知何藥不  
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政復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  
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



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  
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  
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  
熬成者他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  
為可信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  
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  
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

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蓋效坡語也近世閒閒老亦云  
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真笑拍羣仙  
手幾度夢中身

東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檜鼪臘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  
其所謂予以為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鼪  
臘則所造之歲月耳鼪鼠也謂歲陽直子臘則十二月  
也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瀚庸何敢

議為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隄杌者如膾厠膾膾之倒滹沱河蕪蕪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為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菟已獨集於枯東坡此詩意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

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為袁紹檄  
曹操云曹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  
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  
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  
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為倉公倉公淳于意也送陳六云  
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繭粟按王制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繭栗不  
得便為牛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

喜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  
折屐則其為喜不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  
本譽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次韻周長  
官見寄云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喪家之  
狗而止用兩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鍾乳金釵十二行  
樂天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今便配合為一句  
恐非後輩楷式觀歐陽鈐轄刀劒戰袍云書生只肯坐  
帷幄談笑毫端弄殺生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

兒黠此語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之嫌乎

文叔通濟陽雜記云徐凝為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笑之謂之惡詩及坡自題則曰擘開蒼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擘開與

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治近讀坡集其游瀟山詩

案瀟山原

本作泉山今據蘇軾集改正

又云擘開翠峽出雲雷裁破奔崖作潭

洞然則坡之峽凡兩度擘開矣

王詵晉卿建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為作記云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獲書畫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真所謂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烏臺詩話所載款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書畫為累是豈真能忘情者哉世所傳洪覺範燈蛾詞云也知愛處實難拚覺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於此此深可以為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譽之則喜訾之則怒喜不於其譽於其榮也怒不於其訾於其辱也小人則不然反甘心於得惡聲既不以為辱而更自以為榮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榮辱與人同之而其美惡之間盡與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謂榮辱者非吾所恤也唐穆宗時李逢吉之黨譖貶戶部侍郎李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



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夫衆之  
所以憚又新者憚其惡聲也又新之所以獲衆憚者賣  
其惡聲也吾方賣之惟恐惡聲之不四馳也利在於辱  
辱吾榮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  
處世惟榮與辱兩端而已榮辱兩無所施則賊君戕父  
無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憚之哉頃有一人焉才而  
甚案此下原  
本缺一字稍親要路常於廣坐颺言曰吾之力薄誠  
不能與人為福惟是朝夕議論之間或能與人為禍吁

此又學為又新而市惡聲者也賈者必珍其貨而後市  
小人則惡其聲而後市一闕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於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  
畫別為一家意若曰我為汝所為要在人後我不為汝  
所為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為論也隘矣凡人才  
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恒也亮自  
為短鶴自為長鳧豈為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為鳧而始  
長吾脰也哉近世周戶部題魯直墨蹟云詩律如提十

萬兵東坡真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  
死爭周深於文者此詩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之心也  
間讀周集因為此說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間大半歸山丘小兒  
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而

我安得畱康強

案蘇軾超然臺詩用十五刪韻作  
而我安得畱朱顏此康強二字誤蘇黃

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簡而詣理也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

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  
二字此出於蜀志簡雍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  
風儀疑作風議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選  
其自序云廢日力於此良足惜此其為言可以為達矣  
求其用心可以為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義前人  
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意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從

顧不知自謂費精神廢日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  
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為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煽之禍此豈非言語  
自為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為一人乎吁可怪已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餽口兩地為鄰闕

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闔門百口幾至餽口

案陳無已  
集此詩題

作答晁以道顏魯公帖  
以下十三字任淵所注

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

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杜預云餽粥也粥乃貧家

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真卿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

陳無已每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以被蒙首須詩就乃起

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為世以致字為學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為語助似是訓甚李子

曰以致爽之致為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模稜手耳致自為甚致爽自得以及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為語助則大段乖刺矣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於人必責十百之效於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為不知已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於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為好人

張本孝叔為孔毅夫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答人背明  
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言祥  
瑞風鑒不可憑議論甚韙其引父命亦得為勅母亦可  
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為後世法則近贅言焉孝叔謂  
後二事不可以為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見前史  
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為後世法也而孝叔以  
此為贅何不量己之贅邪

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閒管得人憎又蚤知



今日成閔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管東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可以見風人託物靡不至到

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於人亦可憇也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於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

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於學士大夫譯經潤文雖有異於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為恨殆見世之為文之士大章短篇略無自己一字第剝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複寫之以為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為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於詞藻之華者故為別白之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古文用韻鄰傍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為協若東冬江為協旨有語協歌麻陽庚哿馬屋角之類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兼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為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為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鄰韻而協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  
或以為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  
寬簡不專以聲病為工拙也

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琴無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  
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甚  
於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  
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論胡笳十八拍引謝希逸琴  
論云平調昭君三十六拍胡笳昭君二十六拍清調昭

君十三拍間絃昭君九拍蜀調昭君十二拍吳調昭君十四拍杜瓊昭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拍果是希逸語否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幾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世琴工相傳云爾

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碁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技  
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

一腳中間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為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一弦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間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

敬齋古今艷卷八